

# 不留一

[香港] 卷



572  
L2.13



**责任编辑:** 周景芳  
**装帧设计:** 方 飞

**书 名** 不留一句话  
**著 者** (香港) 岑凯伦  
**出版者** 海天出版社 (中国·深圳)  
**发行者** 海天出版社  
**印刷者** 佛山粤中印刷公司  
**版 次** 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  
**开 本** 787×1092 1/32  
**印 张** 8  
**字 数** 170千字  
**印 数** 1—50000册  
**ISBN** 7—80542—223—0/1·57  
**定 价** 3.80元

美丽华公寓，系四层式建筑，设计新颖，美观大方，A B 两栋相对，A 栋门牌编号为1,3,5,7。B 栋门牌编号为2,4,6,8,共计住着三十二户人家。

A 栋1号楼下，丁寸三开了一家杂货店，左邻右舍，不叫他丁寸三，也不叫他丁老板，大家都叫他三寸丁。其实，他人不矮，有一七〇之高，就是他的名字倒过来，矮得只有三寸了，因为，他做买卖的，深深懂得和气生财，即使是一个小孩叫他三寸丁，他也一样答应，而不以为怪。所以，他的美丽华杂货店，生意相当的不错，何况，他还薄利多销，童叟无欺呢？

三寸丁既不抽烟，也不嗜酒，至于酒家和舞厅，他有生以来没有开过洋荤，他更深恶痛绝赌博，包括所谓的卫生麻将。

但是，只要是人，不会没有嗜好的，三寸丁喜欢看侦探小说。丁太太曾经骂他，侦探小说比老婆还重要。

“寸三！寸三！”丁太太抱着最小的小孩出来，“你抱一下老六，老五尿湿了，我要帮他换裤子，寸三！你到底听到了没有？”

“嘘！小偷正在撬门，不知主人早已惊醒，一声不吭地躲在门后，糟的是他拿了一根大棒子，一棒不出人命来才怪。”

丁太太气得不得了，一手抢过三寸丁的侦探小说，摔得老远，臭骂一顿。

看下去，便要变成神经病了，变成了神经病也好，

“太太！”三寸丁嬉皮笑脸着，“不要生这么大的气嘛，你叫我做什么？一定很快做好。”

“老五尿湿了。”

“我帮他去换裤子。”

抱着老六，丁太太一屁股坐下，既好气，又好笑，丈夫什么都很好，就是有两样不好，第一，爱看侦探小说，且过于入迷。第二，重男轻女，生了四个女儿，想生个儿子，继续怀孕，也算情有可原，何况是个没有儿子不行的男人。皇天不负苦心人，老五终于是个儿子。应该欢天喜地，满足了！人就是个不会满足的东西，他又认为四比一，不成比率，嫌儿子少了。

人算不如天算，三寸丁笃定会连生儿子的，就像连生四个女儿不费吹灰之力，不错，不费吹灰之力，老六又是个女儿，本来要送掉，就是没有人要。

丁太太凝视着老六，不禁庆幸，幸得没有人要，不然会后悔，因为，老六越看越可爱。三寸丁抱着老五出来了，丁太太埋怨：“换条裤子也要这么久。”

“太太！他大便了，弄了一裤子，要给他洗一洗。”

老六，老二，老三念幼稚园了，要是都在家里，吵翻了天，自然，他们贤伉俪习惯了。

“买包长寿。”

三寸丁一边拿着包长寿，一边笑着说：“老王！假如，还没有钱，你就欠着好了。”

“我有钱了，古兰小姐给我的，前后共三包，请你找钱。”

“古兰小姐真是菩萨心肠，”三寸丁敬佩地说，不但心公益，还经常救济贫穷。”老王点点头走了。平

尽量给老王方便。

“太太！”

“把你的嗓门开小一点，你没有看到老六睡了？”

“我的意思——”三寸丁又抱起老五说，“还得劳驾你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替老五生个弟弟。”

“万一。又不是呢？”

“绝对没有问题，我敢保证。”

“你开的是一家小杂货店，不是一家大的保险公司。”

“这种事情，”三寸丁一笑，“连保险公司也保不了险。”

“你却敢保证。”

“因为，我又得到了一个秘方，据说十拿九稳。太太，反正，你也不在乎多怀一次孕了，何况，一定是一个儿子呢？”

丁太太有些不相信，她瞄了一眼三寸丁：“什么秘方？谁告诉你的？”

“五号二楼的何毕告诉我的。”

“去你的大头鬼，他还是光棍，怎么会懂得生男育女，你呀！只要是生儿子的话，你都听得进去。”

“我的意思是——有个秘方，总比没有秘方的好。”

“他怎么说？”

“那小子不是说的，他写了洋洋数千言，我正在深入研究，似乎颇有道理。”

“一定是从报纸上，~~我那里~~抄下来的。”

“太太！我们不必管这些，反正，不花钱，试一下也没有关系。”

“关系可大了。”

丁有些不懂，老五吵着要吃糖，他也不管了，只顾问，

“大在哪里？”

“仍然是个女儿，不就惨了吗？不花钱，不花小钱，养活和养大一个女儿，要花大钱啦！”三寸丁搔搔头，但是执着地说，“想要儿子，便不必有那么多后顾之忧。”

“在这方面，我拿你没有办法。”

凑近丁太太耳边，三寸丁小声地：“太太！还不是为了养儿防老。”丁太太接着说：“等到他长大了，你也拜拜了。”

“我拜拜了，还有你，太太！别的不谈了，到时候，我会加油。”

丁太太一阵娇嗔，她何常不想多生一个儿子，否则，她就不会生老六了。

如果，都像他们贤伉俪，人口早就爆炸了。

×

×

×

康教授早年丧偶，因为夫妻恩爱，所以一直没有再婚，也不会有再婚的念头。他为人和蔼可亲，排难解纷，不遗余力，公推他为邻长。他住在B栋6号楼下，独子康大伟大学毕业以后，便在银行做事，人长得英俊潇洒，对于女人有相当的吸引力。

父子共用一间书房，他们从来没有感觉不便，康教授燃着烟斗，靠在高背椅上，烟雾袅袅中，培养灵感吧！大概是灵感来了，他叼着烟斗，拿起笔，伏案疾书。康大伟正在聚精会神的看书，他是一个随时充实自己好青年。

×

×

×

江老太太和儿媳妇江玉芬住在B栋4号楼下，儿子是一个远洋船员，她老人家患有失眠症，每天晚上非安眠药不可，偶尔也会让自己慢慢地睡去而不吃。

江玉芬坐在化妆台前，粉红色的灯光，粉红色的墙壁，她穿着粉红色孕装，一房的粉红，手抚着大肚子，凝视着丈夫的照片，有回忆，有思念，她不知道丈夫能不能够赶回来做爸爸。她之所以打牌，无非是排遣孤寂，结果，上瘾了，只要有人叫，必然赶去，两天不上牌桌，手会痒得难过，此刻，最好是有个找搭子的电话来。

偏偏没有，却又睡不着，她站起来，走到窗前，撩起窗帘，夜风习习，立刻放下窗帘，燃了一支烟，躺在床上，凝视着美术灯，她也顾不得孕妇应该少抽烟。

“有人说我在守活寡，寡妇死了儿子，没有指望了，我这个寡妇正大着肚子，指望是有，丈夫长期不在身边，漫漫长夜，实在是太难熬了。”

江玉芬抚着自己的肚子，的确不如丈夫的手。

× × ×

瘦小的张太太，最怕带孩子，结婚才一年，就生了一个孩子。本来，张金木想抱回去给奶奶带的，张太太跟奶奶相处得不怎么融洽，她毅然拒绝了。后来，她自己想到抱回去给外婆带的，却碰了一鼻子灰。她的母亲大人以身体不好为由，打了一张大回票，因而，她一气，把工作辞掉了，专门在家里带孩子。

可是，短短的时间，孩子已把她折磨得不像人了。尤其是夜里不睡觉，白天实在受不了，想叫丈夫送去给婆婆带，又开不了这个口，声音一

黄连，有苦说不出来。

好不容易，她露出了欣慰的笑容，收拾一下，她要快些

孩子醒来，别睡了啦！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

孩子。一定是种不好。

× × ×

古家住在A栋5号楼下，古为强是一个很自私，很固执，很不讲公德的男人。古太太也差不多，只是更泼辣。他们却有一对如花似玉的女儿，古梅是一位歌星，虽然不是大牌，倒也夜总会，餐厅，小歌厅的到处赶场，大歌星、名歌星、红歌星，谁不是从那些小地方孵豆芽孵出来的。古梅刚入歌坛不久，以她的外型，不久的将来，一定会大放异彩。古兰是妹妹，高中毕业以后，便在一家合作金库做事，她热心公益，扶弱济贫，称得上是一位既能干，又善良的好小姐。

“小偷！小偷！”

“小偷！小偷！”

这不是从古家传出来的，古为强夫妇的惊叫声吗？

× × ×

正在伏案疾书的康教授，掷笔站起，快速往外奔，康大伟也把书一丢，跑得更快。

× × ×

江玉芬听到有人叫小偷，心生畏惧，立刻披衣起床，看见婆婆也起来了，两人一起外出。

× × ×

张太太没有结婚以前，曾被偷过，一听到叫小偷，心有余悸，拉着丈夫，硬要出去看看是否已经把小偷抓着了？

× × ×

古家客厅！已经挤满了关，看热闹的人，康大伟往古为强夫妇面前一挤。

“伯父！伯母！有没有看清楚

“有没有偷走什么？”



“一个小偷？还是两个？”

“不会是女贼吧！”

大家七嘴八舌地问过不停，一直等到没有人问了，古为强才详细地叙述着。夜已经很深了，也很静了，古为强还没有睡，他亮着床头的小灯，正看完了一份晚报，他摘下眼镜，用两指挟了挟鼻梁，打了一个呵欠，看了一眼早已睡了的老伴，然后，伸手熄了灯，怕吵醒老伴似的，轻轻滑下躺着。

还是不能很快入睡，也不知多久，刚要迷迷糊糊的睡去，突然听到吱吱的开门声，古为强睁开了眼睛。窗外一片漆黑，房里看不清是谁，他以为是女儿推门进来拿东西。

一直听到开抽屉，翻抽屜时，他感觉不妙，于是，他猛地掀了灯，只见一个陌生男子，戴了顶鸭舌帽，帽沿压得很低，留着八字胡，右嘴角还长了一颗黑痣，因为戴了一副特大号的太阳眼镜，看不清面貌。

“小偷！小偷！”

小偷因为灯光亮得太突然，不觉一愣，听见叫小偷，才夺门而逃。

古太太惊醒，缩做一团。

“小偷在哪里？小偷在哪里？”

“已经跑了。”

古太太这才坐起来。古梅和古兰也闻声而入，得知父母没有受到伤害，财物也没有损失，两人才松了一口气。

时间是午夜十二点。

大家了解是这么回事以后，也为古为强夫妇庆幸，只是京了一场。

然而，古太太仍然惊吓不已。

“吓死人了，吓死人了，当时，我吓得全身发抖。”

这时，三寸丁排开了众人，一副大侦探的样子。

“古先生！古太太！刚才，我已详细地检视了一遍，非常的奇怪。”

“奇怪什么？”古太太迫不及待地问。

“铁门铁窗好好的，小偷怎么会进得来？”

古为强按捺不住的，一手指着三寸丁：“哎，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难道，你认为闹的是家贼不成？”

古太太气愤：“我们又不是吃饱了撑的，来开这种玩笑。”

三寸丁急辩：“古先生！古太太！你们误会了，真是天大的误会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怎么会有这个意思。”

“你呀！”丁太太拧了一下三寸丁，“侦探小说看多了。”

引起一阵笑声，三寸丁有些难为情的苦笑着，抚摸着被太太拧痛的地方：

“小偷要想进来，”康教授说，“容易得很，他们有万能钥匙，用不着破门破窗，简直比回自己的家还容易。”

“对对对，”三寸丁几乎是感激的口吻，“我一时没有想到，还是康教授见多识广，现在的小偷，都非常的科学。”

“哼！”古太太不屑着。

“古先生！古太太！”三寸丁表示歉意，“对不起，我以后说话，一定经过大脑。”

康教授颇感忧虑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各位邻居！虽然只是虚惊一场，但是，小偷已经出现了，对我们的精神和对物，都一种很大的威胁，今天晚上，我不得不建议，大家出钱快设置一个守望亭。老王一直没有工作，也好请他当……”

员，救急不能救穷，给他一个工作，再好也没有了。”

一时，意见分歧。江老太太抵了抵老花眼镜，大声着：“小偷进屋，太吓人了，有了守望员，便可以高枕无忧，我想也摊不了多少钱。”

“我也赞成。”江玉芬秀秀气气地说。

“我不赞成，”邻居甲提出异议，“有钱的应该出钱，设置守望亭，更应该救济贫穷，没有钱的还怕什么呢？敞着大门，小偷还不屑进入，以免触了霉头。”

“就是嘛！”邻居乙附和。

“两位老弟这么说就不对了，”康教授又说，“设置守望亭，不只是防贼防盗。水火无情，也一样的可以防，很多事情，本来就是可以防万一。”

“对对对，”三寸丁大着嗓门，“少数服从多数，赞成的举手。”

“不，”康教授立刻阻止，“暂时不必，我只是提出来，如果大家考虑过了，都认为有这个必要，然后再召集大家开会，研究怎样进行。”

“对对对，”三寸丁跟谁抢着发言似的，“康教授永远有理。”

“我强烈反对，彻底反对，永远反对。”

大家的视线，不约而同地集中向古为强。他家刚遭了小偷为什么还要强烈反对，彻底反对，永远反对呢？

“大家想想看，”古为强干脆往椅子上一站，像鹤立鸡群，“把这么重大的责任，交给一个流浪汉，简直是拿我们的生命财产开玩笑。”

老王一听古为强的话，悄然地离去了。

199-72098

自然，又是议论纷纷。康教授神情凝重，不停摇头，内心有着太多的感叹。

“各位！老王是个流浪汉不错，”江老太太语气不平地说，“他在这里住了一年多了，谁也没有丢过一针一线，可见他的手脚很干净。”

“今天晚上，”古太太突放冷箭似的，“小偷不是进屋了。”

“古太太！”三寸丁又忍不住了，“以我看了不少侦探小说的经验来分析，不应该怀疑老王。因为，古先生说过，他看到的小偷是戴着鸭舌帽，帽沿压得很低，还戴了一副特大号的太阳眼镜，留着八字胡，右嘴角还长了一颗黑痣，所以，再怎么讲，也不可能是老王。”

“三寸丁！”古太太有些恼羞成怒，“你侦探小说看得再多，也是白看了。”

“你闭着你的嘴吧，别人不会以为你是哑巴，”丁太太拉着丈夫，“走，我们回去。”

“不说就是，”三寸丁不走，“等一等，大家还没有散。”

江玉芬挺着大肚子，也赞扬着说：“我同意我妈说的话，前些日子，我去买菜，不小心把钱包丢了，就是老王捡到还给我的。”

“拾金不昧，值得表扬，”康教授欣慰着，“尤其是一个流浪汉捡到，更难能可贵。”

“哼！”古太太尖刻的声调，“大概是嫌皮包里没有什么钱，落得做个好人吧！”

“整整一千块。”江玉芬说。

“谁看到了？”古太太一种说不出的意味。

“我看到了，”江老太太立刻证明，“还不只一千块，皮包

里还有两个五元硬币。”

“你们——”古太太气急败坏地说，“你们婆媳向来是一鼻孔出气。”

“古太太！你——”江老太太气极了。

江玉芬快速地扶着婆婆。康教授又往中间一站：“好了，大家少说两句不就得了，说过了，吵过了，也就算了。只要住在这里，吵得再凶，大家还是邻居。”

大家不约而同地点头。

啊，又是一个意外，古为强忽然又举起双手，用力晃动。

“我要养狗防盗。”

顿时，一阵惊异，摇头，皱眉，叹气，公寓养狗，不得安宁了。

× × ×

文思泉涌，下笔如飞，突然，一阵狗叫，康教授放下笔，摇摇头，摘下眼镜，拿起烟斗，塞满烟丝，燃着叼在嘴上，烦恼地站起来，不停地踱着。他也是最怕狗叫的人，尤其在他写作的时候。

康大伟合上书，看看父亲，他非常了解父亲的烦恼，于是，他也站起来，笑着说：

“爸爸！看在我正追求古兰的份上，你就包涵一点吧！”

“唉！我正在赶写一篇时事评论，古家养了狗，是一种很大的影响。”

“爸爸！我看你改写一篇社教性的文章，公寓不适宜养狗。”

康教授笑了，笑得不怎么自然，吸了一口烟，一脸的有关怀。

“你追古兰，有没有进展？”

“进展大了，她接受我的邀请，到基隆去看大船了。”

“喜欢看大船，倒像个小女孩。”

“不，只因为她欣赏海涛汹涌时的刺激，幻想风平浪静，徜徉于海上的诗情画意，所以，她对于船有着特别的偏爱。遨游大海，征服大海，没有船是不行的。”

“她对你——”

“还不会特别偏爱船似地偏爱我，”康大伟有些甜蜜的笑意，“但是，我跟她接近了，她对我的印象也很好。”

康教授拍拍儿子的肩，加以鼓励：“近水楼台先得月，住在同一条巷子，可不能让别人把她追走了。”

“我会加油。”

“不希望你卑躬屈膝，也不能近于纠缠。”康教授上课一般，“求一个你喜欢的女孩，要充满自信，要有风度，气质好，更要幽默、风趣、真诚，才能使她欣赏和佩服，不至让她讨厌和疏远。”

“爸爸！你不愧是一位名教授。”

“只不过——”康教授幽默地说，“雕虫小技，算不了什么。”

父子相对笑了，古家的狗，仍然在叫。

×

×

×

好不容易哄着小孩子睡了，张太太轻轻地拿掉奶瓶。突然一阵狗叫，惊醒了孩子，哭个不停。她气得摔了奶瓶，抱着孩子冲进书房，把孩子往丈夫手里一塞。

“明天，你去叫那个老古董不要养狗，鬼叫鬼叫的还得了，大家都不要睡了。”

“太太！忍耐一点，住公寓就是这样的，不能尽如人意。”

“你——”张太太更气了，“反正，你只会看书，睡着了，别说狗叫，雷都打不醒，看书看书，你还看什么书？你是学农的，下田种稻就得了。”

“现在不是过去的农业时代，农业已经机械化了，还是不谈吧！谈到再多再详细，你也不感兴趣，好了，孩子不哭了。”

“狗还在叫。”

“我也不看书了，现在就陪你去睡。”张金木玩笑地逗着妻子，“并且，拿棉花把你的耳朵堵起来，孩子哭也好，狗叫也好，你一觉睡到大天亮就好，什么也不用管。”

张金木挺有一套驯妻之术，他一手抱着孩子，一手搂着太太的细腰，不停地哄着离开书房，走进卧室。

人在情绪不好的时候，抚慰是何等的重要，张太太得到了丈夫的抚慰以后，也听不到狗叫了，其实，狗儿仍然叫个不停。

× × ×

江老太太躺在床上，不停地念着阿弥陀佛，眼皮也快要合上了，假如，没有人打扰，她今天晚上可能就会免了安眠药。

不幸得很，刚要迷迷糊糊的入睡，狗叫之声，把她惊醒了。非常的恼火，也没有心情念阿弥陀佛了，翻来覆去地怎么也睡不着了。

江玉芬挺着大肚子走进婆婆的房间，关怀和孝顺地问：

“妈！古家养狗了，吵得你睡不着，要不要一颗安眠药？”

“这样叫下去，一颗安眠药也不会管用了。”江老太太坐

起来，骂着：“老古董真可恨，说养狗就真的养狗了，这么一来可好了，怨声不起来才怪。”

“就是嘛，安安静静的好多好，偏要跟人过不去似的，弄两条狗来吵死人。”

“他那个臭脾气，唉！谁也无可奈何。”

“妈！我拿安眠药给你，吃了早点睡吧！”

“多给我一颗。”

“不行，安眠药是不能随便加量的，妈！”江玉芬拿了药瓶扬起说，“你看，也只剩一颗了，我去倒水。”

江老太太从儿媳妇手中接过药瓶，注视着儿媳妇出去倒水，收回视线，把药瓶摆在膝头上，一脸的无可奈何。

一会，江玉芬服侍婆婆吃过了安眠药，凝视着空瓶，不禁在心里说着：

“幸得没有了，不然，我也会吃一颗。如果还有半瓶的话，我会拿去丢给狗吃，让它们安静地睡一觉。”

把空瓶丢到垃圾桶里，江玉芬刚要拿了茶杯出来，被叫住了。

“玉芬！”

“妈！你还不睡？”

“我想问你，这两天怎么没有出去打牌？”

“没有人叫我，手气不佳，休息休息也好。”

“我看——”江老太太很委婉的口吻，“你也快要生了，在产前是不适合打牌了。一方面，坐久了，对于你和胎儿，都有不良的影响；二方面，你正在打着牌，突然要生了，可不是闹着玩的。”

江玉芬只是听着，江老太太一点睡意没有，大概是安眠



药还没有发生效力？

“万一，孩子不管你是在什么环境下，迫不及待地呱呱坠地，别人说起来，孩子生在牌桌上，也是一个笑话。”

“妈！我尽量不去，要是有人打电话，我最多去打八圈。大前天，医生才告诉我，一切正常。”

“华宜不在家，你寂寞去打打牌，也无可厚非，但是，我非常担心，一旦有个什么意外，我这个做婆婆的就更不安了。”

“我会小心，妈！你放心好了。”

江玉芬结婚迄今，娘家的人，没有一个来过，因为，娘家的人反对她嫁给一个船员，反对她嫁给姓江的。尤其是她的父亲，曾经说过这样的话，至死都反对同姓结婚，但是，她不顾一切地嫁给了江华宜。

有时候，江玉芬难免有些后悔，丈夫长年累月不在家，令她有失去了家人，又没有丈夫之感。唯一能够排遣她寂寞的是出去打牌，然而打牌，输多赢少，丈夫每月另外寄给她的钱，她没有吃，也没有穿，都是输掉了。

“好了，玉芬！你去睡吧！我也想睡了。”

回到自己房间，江玉芬认为婆婆是个好婆婆，丈夫也是个好丈夫，遗憾的是个船员。女人结了婚，丈夫不在身边的滋味，要多难受就有多难受，夜深人静，孤枕难眠时，更不是人受的。

三寸丁听到狗叫，合上侦探小说，推推身边的太太，小声地问：

“太太！听到了没有？”